

行走在小城

水木耳

这座小城，是三十年来我一直想要离开却始终未能离开的地方。

这座小城，在青海省的东南部。我是如此地熟悉这里，这里的每一处旧风景，每一条老街道，每一个古老的院落，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我会突然对小城和小城里的人们生出那么一丝的厌倦，有时候一个人在街上走，我穿过身边的一切嘈杂，陈旧和无聊的感觉就会这样铺满心底，因为熟视无睹我在不自觉中遗失了很多关于小城的故事和风景。

小城是在一个狭长的谷地里，这里四面环山，一条干瘪和浑浊的河流穿城而过，把小城分为东西两半。小城盛产阳光，这里像是被世人遗忘的一个独立之处，人们固守着他们所习惯了一切。所幸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阳光了，阳光在这里无目的地奢侈而且从不论冬夏。

小城的日常是嘈杂和喧闹的，我总会一个人如风一般穿行在小城的街道，也总会从诊所或商店的玻璃窗里痴望着小城的街景，街道对面是浙江人的打印店、旁边是回民阿娘的酿皮店、临夏人的杂货店、安徽人的服装店以及藏族开办的金碧辉煌的唐卡店，商店里的音响震天动地，马路上汽车的喇叭唯我独尊。还有无数行色匆匆或在街头东游西晃的旅人，因为好奇来到这里一睹小城的真面目，他们背着大行李包走在街头，不自觉地成为其中的一个景。我每次总是飞快地在街上行走，想要远离这些嘈杂和混乱，仿佛要逃避什么似的，小城的白昼如此喧闹和嘈杂，各色人等穿梭其中，我却并不喜欢。

小城也有安静的时候，在夜里和清晨。

那时候孩子还小。黄昏，我牵着孩子的手在街上漫步，孩子仿佛新鲜好奇的小猫总想认真地触

摸这个世界。我们走过夏琼路，走过德合隆路，走过中山路。路上总能遇到好些同在散步的人，看到孩子，他们总要亲昵地伸出手摸摸他的小脸蛋，可是孩子总是躲，他不喜欢别人的触碰。天色慢慢地暗了又黑了，我和孩子拐上回家的路，星光慢慢地浮现在暗蓝色的天幕上，孩子会指着那些星星，兴奋地辨别它们的颜色，这一颗星是浅蓝色的，那一颗星是粉红色的，还有一颗是淡黄色的……在高原纯净而暗蓝的天空之下，星星们果真是有颜色的，我和孩子仰着脑袋看星星，在星光的照耀之下走进大院深处那个灯光闪烁的小屋。

小城的夜是悄悄来的，小城的黎明也在悄悄地醒来，每当窗外的光线逐渐地明亮起来，就能听到孩子们去上学在楼道里飞奔而下的脚步声，不远处马路上汽车喇叭清脆的鸣笛声，打碎了这一份静谧。我醒来，飞快地起床洗漱，然后打开电视新闻，边看新闻边享用我的咖啡早餐，如果时间还早，我会来到阳台上，给我的花草草们浇浇水，清理一下它们垂败的枯叶。清晨或者黎明，是我在一天里最清醒最安宁的一段时光，这时候我的脑袋是清澈而明净的，仿佛可以装进去很多美好的思想和意识。

小城里，除了盛产阳光，还盛产一种叫做“热贡艺术”的文化特产。在小城周边的村落里游走，总会看到很多挂着“艺人之家”牌子的农户，走进去，里面又是一番新

天地。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的佛像、壁画以及雕塑，那些洒落在村庄里、走遍藏区辛勤工作的农人们的手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了沉甸甸的收成，也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财富和荣耀，热贡艺术正在进入历史上最兴盛的一段时期。

在小城的南部边缘，是一座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总能看到无数来自各地的人们在这里朝觐，他们转佛、拜佛的身影，磕头烧香的背影以及印刻在骨血里的虔诚信仰，总是可以影响到我们这些所谓的“异族”。心情落寞或者烦杂的秋天或者冬天，我总会在那么一两个早晨走进这座寺院，在这里青砖的路上走走停停转转玛尼经筒，偶尔，也会走进吉祥天母殿给母亲和孩子点上一盏祈福的酥油灯，盼望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生活得健康和平安。

小城里，有我们所熟悉的东西两山。西山是我们在幼时经常会去爬的一座山，山并不高，但是山上有一座年代久远的碉堡，关于碉堡有许多神秘的传说，但是我们从来也不敢走进去看个究竟。后来不见了碉堡，山顶上却多了一些彩色的经幡，我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东山顶上那无比苍茫无比遥远和混沌的土黄色，想起幼时经常跟着一帮大孩子在山上奔跑，心里就闪过一阵时光已经苍老了的感受。

东山，最近这些年总是春色满

园的样子，修了路，种了树，是拍小城全景的绝佳去处，但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爬过东山了。我至今记得，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同事们下了夜班，大清早地去爬山。东山上有一个地方叫马莲滩，我们在马莲滩野餐，聊天说话间，年轻的同事摘了一把蓝色的马莲和白色的小野花送给我，那种简简单单的快乐，至今仍让人怀念。

散布在小城不远处的村庄，是我在任何时候都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群人去，有时候是一个人。我们在年都乎、郭麻日的那些悠长而婉转的巷子里流连，春天，村庄里的杏花梨花丁香花竞相盛开，整个村庄飘散着一袭淡淡的花的芳香，喜悦的心情瞬间可以让时光变得美丽起来。秋天的村庄景色最是诱人，大片金黄和深红的色彩诱惑着我们，走进村民家的院落，没准还能品尝到金秋时节正在采摘的金黄果呢，我们行走在村道里，和迎面而来的村民们打着招呼，牛羊在身边悠闲地踱步走过，那种绚烂的心情，不由自主就能让人忘却尘世间许多不快乐和无奈的琐事。

小城里，生活着我爱与爱我的人们。

父亲在小城的道班工作30余载，无比怀念地告别他的养路生涯去了省城。母亲在小城里相夫教子打短工，把最美好的青春和最艰苦的年华都消耗在了小城，在小城操劳和辛苦的岁月把母亲曾经漆黑的

长发染成了一把憔悴的白发，几十年的磋磨岁月让母亲患上了严重的气管炎和哮喘，也使得母亲在回省城后逐年减少了再回到小城走一走看一看的机会。

我在小城读书。小学和中学，我是那样的蒙昧和无知，享受着父母家人天赐的爱，完全不知道稼穡的艰难，而对于后来在路途中遭遇到的所有美好和一切丑陋，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后来我在小城工作，从事着自己还算满意的职业，仿佛一切都顺顺当当却又在骨子里充满了对周遭的疑惑，我开始逐渐地明白人性是多么地复杂生活是多么地无奈。再后来，我在小城有了自己的孩子，这是如此可爱的一个小男孩，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件珍贵礼物，这个礼物在小城一天天长大，从小时候憨敦敦的样子长成今天的瘦排骨，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开始进入叛逆的过程，开始变身刺猬长出一身的棱角，他长大了，也仿佛到了我就该要离开小城的时候了。

父母、我和孩子，一代又一代的人，生活于小城，在这里经历生命每一个悲喜的过程，然后又相继地准备离开，在小城成长的岁月也让我们记忆日渐疏离。我常常在想，若干年后，当我们归于尘土，那么我们在小城里经历过的一切岁月也终将会归零，所幸还能有这些温暖自己的文字遗留下来。走在路上，来的人在来，他们各有各的方向，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以后还会有无数的人离开这里，也还会有无数的人留在这个小城，在这里经历他们的悲喜生涯。生活就是这样，毫无例外地延续着，我们穿过山野，我们越过江河，抵达自己心中的圣地。在这苍茫的时代，我们温情而忧伤，我们无情而苍白！

看见赞普

——观藏戏《松赞干布》有感

久美多杰

狂风四起
尘埃不落
少年手中的藤子马鞭
抽打
雅鲁藏布的脊背
雪山低下高傲的头颅
不敢挡住你远眺的视线

帕邦喀的天空
被夏雨洗得更蓝
逻辑城的街道
让冬阳照出金光

母亲般的文字
长出铁的翼翅
黄河长江和冈底斯
看见神子
以及布达拉宫的雄姿

一次一次，今晚
我深深思念
十三岁执政的你
一遍一遍，今晚
我偷偷回忆
十三岁捣蛋的自己

麦秀吟（外五首）

子寒

细雨绵绵经幡飘，
崇山峻岭雾缭绕。
山谷风景胜仙境，
游人留恋忘归路。

坎布拉

旭日普照坎布拉，
群山崇岭丹霞色。
天际蔚蓝碧空净，
又见巫山游三峡。

雷雨

伏天八月艳阳高，
晴空万里不见霾。
谁知午后惊雷响，

倾盆雨珠流水辙。
暴风骤雨狂催花，
孤枝嫩叶堪可折。
人生如梦岁月跬，
谁知今生运几何？

临别行

金秋晨光辉，
大雁群南飞。
江桥送友人，
举杯竟无语。

金秋七夕夜

月上柳上头，
人约黄昏后。

伉俪喜相聚，
春花秋月夜。
喜雀忙搭桥，
牛郎织女聚。
试问王母娘，
相煎何太急？
牛郎今未娶，
织女仍未嫁。
吾若为玉帝，
日日为七夕！

坎布拉

神奇坎布拉，
高峡出平湖。
丹霞风貌秀，
仙境忘归路。

父亲有一片果园
我是果园里
最幸福的一株树苗
在父亲的爱护中成长
父亲在我的成长中笑声朗朗

春天，我枝头的花儿最香
蜜蜂嗡嗡围绕我的枝头
恰似教书先生的谆谆教导
催我长大也教我文化和做人的道理

夏天，我的绿茵最为繁茂
每一片叶子都藏有一个有趣的秘密
父亲的爱抚和光合作用一样温暖
经纬之间蕴含着生命的希望
我蓬勃生长

秋天，满树的金黄是我对父亲最好的报答
也是对我脚下这片土地最深的回馈
父亲在这片金黄里笑弯了腰
脸上乐开了花
这花儿开着开着
就开成了一个老人暮年的淡定与从容

开着开着
就将我的人生开上了巅峰
开成了父亲惊喜的样子 我努力的方向

冬天，雪飘下来的时候
果树收脖缩颈似乎矮小了许多
犹如我一身冬装出现在父亲的村口
胖了矮了离脚下的土地更近了
听懂了土地的心声
习惯了父亲的呢喃
一转身居然有了和父亲一样的欢喜哀愁

春夏秋冬，年复一年

父亲在我的成长中笑声朗朗

父亲的果园

（外一首）

马可

我长成了大树
把果实都奉献给了城市
父亲依然坚守我脚下的土地
仔细呵护着果园里的每一株果树
就像当初培育我成长一般的用心良苦

如今
父亲成了我回乡的温暖和唯一理由
坐在父亲的炕头
听父亲讲果园里的故事
比我写在电脑里的文字更加富有诗意

失联

自从马航MH370后
失联一词频繁进入我的视线
百度告诉我这世间许多次的失联是安慰
还是麻醉
我渐渐地没了痛感

5月12日的一次乘机经历
飞机临近起飞出现故障
经检修虽然排除
但恐慌伴随整个行程
终于抵达目的地 飞机着陆的瞬间
我的心也着陆了
却被机舱里乘客们潮水般的掌声感动
原来危险和恐惧如此贴近我们

忽然想起了马航
239名失联者该是经历了怎样的恐慌

他们的亲人，如今会做何感想
父母还在等待远行的儿女吗？
孩子还在等待父母参加家长会吗？
丈夫还会到机场迎接踏上归途的妻子吗？
妻子梦里的他还是那么温暖吗？
我抱紧了自己
为自己感到庆幸

多年以前
村里曾走失一位老人
家人在半年以后才知道他已经失联
但家人一直在期盼着他的归期
直到他最小的儿子去世
他生前的屋子一直保留如初
村里人每每说起总会用一个非常悠远的词——
渺渺无信
让人感到绝望

原来失联在我们的生活里
一直存在不远不近
信息时代的消息传递
使疼痛更尖锐
哀伤来的更迅速

